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三十九回 省錢財懼內誤庸醫 瞞消息藏嬌感俠友

話說瞿太太從院上回來，在轎子裡聽說老爺跌斷了一條腿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！連忙問道：「怎麼好端端的會把腿跌斷了？是什麼時候跌斷的？」跟班回道：「今兒早上，老爺送過太太上轎之後，也就到了局子裡辦公事；但是今兒一天總是低著頭想心事，沒精打彩，沒有吃飯就回來的。恰恰進門，提著褲子要去解手。小的正走過，看見擺尿缸的地方原來潮濕，亦不曉得那一位在尿缸旁邊掉了一個錢在地下。老爺見了錢，彎著腰要去拾，不想怎樣一個不留心就滑倒了，弄得滿身是泥還在其次，只聽老爺『啊唷』一聲，說是一條腿跌斷了。」瞿太太罵道：「混帳東西！地下掉了錢，你們不去拾，要叫老爺去拾！」跟班的道：「小的又沒瞧見錢，後來是老爺說了出來才曉得的。」瞿太太道：「跌壞了怎麼樣？請大夫瞧過沒有？」跟班的道：「老爺跌倒之後，只顧啊唷的叫。他老人家的身軀來得又大，小的一個人怎麼拉得動他。好容易找了打雜的、廚子、轎夫，才把他老人家連抬帶扛的抬進上房床上睡下。齊巧那個會說外國話的胡二老爺有事來拜會，一聽說是他老人家跌斷了腿，胡二老爺就急了，說道：『我們做官的人全靠著這兩條腿辦事，又要磕頭，又要請安，還要跑路。如今把他跌折了，豈不把吃飯的家伙完了嗎！』到底胡二老爺關切，進去看過老爺之後，立刻就出去找了一位外國大夫來瞧了一瞧。」瞿太太大驚道：「為甚麼不請一個傷科看看？那外國大夫豈是我們請得起的？」跟班的道：「老爺亦何嘗不是如此說，所以一聽見胡二老爺說請外國大夫，可把他老人家急死了，說：『我這分家私都交給他還不夠！我情願做個殘廢罷！』誰知胡二老爺硬作主，自己去把個外國大夫請了來。老爺一定不要看，胡二老爺捉住老爺的腿，一定要看。外國大夫看了一回，便說：『治雖可治，將來走起路來，不免要一瘸一拐的呢。』」胡二老爺道：『好好好，只要能夠會走路，可以磕得頭，請得安，就做個癩子也不打緊。』外國大夫道：『倘若只要磕頭請安，那是我敢寫得包票的。』後來胡二老爺要他包醫，他要三十兩銀子。」瞿太太道：「老爺怎麼說？」跟班的道：「老爺急的什麼似的，暗底下拉了胡二老爺好幾把，朝著他搖頭，說是不叫他包醫。胡二老爺沒法，方才又打了兩句外國話，同著外國大夫走的。」瞿太太一聽這話，方才把一塊石頭落地。一面往上房裡走，一面又問：「可請個傷科來瞧過沒有？」跟班的道：「請是請過一個走方郎中瞧過，亦要什麼十五塊錢包醫，老爺還嫌多。後來請了一個畫辰州符的來到家裡畫過一道符，一個錢沒花，亦沒見什麼功效。」太太道：「為什麼不早送個信給我？」跟班的道：「小的趕到戴公館，說太太到了制台衙門裡去了。太太，你想，制台的衙門可是我們進得去的，所以小的也就回來了。」

（辰州符：以符祝為人治病，辰州（原湖南）人多傳此術。）

正說著，太太已到上房，走進裡間一看，老爺正睡在床上呼呼哩。太太把帳子鼻開，望了一望，問了聲「怎麼好好的會把腿跌壞了」，又問：「現在痛的怎麼樣了？那個畫符的先生，他可包得你不做殘廢不能？」老爺正在痛得發聲，一聽太太的聲息，似乎明白了些，但回答得兩句道：「你回來了？今天幾乎拿我跌死！」說完了這兩句，仍舊哼哼不已。太太就在床沿上坐下，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我們又不是沒有見過錢的人！你要錢用，盡管告訴我，自然有地方弄給你，何犯著為了一個錢跌斷一條腿呢！如果一個治不好，當真的不能磕頭請安起來，你這一輩子不就完了嗎！叫我這一輩子指望什麼呢！」說著，也就嗚嗚嗚的哭起來了。

瞿耐庵道：「你別哭了。現在既已回來，該應怎麼找個大夫給我瞧瞧。」太太道：「外國大夫價錢大，無論如何，我們是請不起的，這個也不用提他了。如今你們趕快把傷科獨眼龍王先生請了來，問他要多少錢，我給他。務必今夜裡請他來一趟！就是睡不覺也要來的！」跟班的去了一會，回來說道：「王先生說的：一過晚上十點鐘，就是拿八抬轎去抬他也不來的。有話明天時辰再講罷。」太太道：「這東西混帳！你去同他說，他再不來，我去叫制台衙門裡的人押著他來，看他敢不來！」說著，就想坐轎子再回到制台衙門裡去。還是瞿耐庵明白，連連搖手，道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！去不得！去不得！你這一往回，要有多少時候？再等一會天就亮了。一會再去請他，他總要來的，何苦半夜裡吵到制台衙門裡去。請了來請封仍舊一個錢不能少的。我多熬一會就是了。」太太一想，他話不錯，只得依他。果然不多一刻，天也亮了。又過了一會，太太忙叫人去請獨眼龍王先生。家人去了好半天才回來，說道：「先生才起來，正看門診，總得門診看完了才得來呢。」瞿耐庵夫婦無法，只得靜等。

誰知一等等到下半年四點鐘敲過，王先生才來。當時引進上房，先問：「是怎麼跌的？」瞿耐庵連忙伸出來給他看。王先生生來只有一只眼，歪著頭，斜著眼，看了一會，說是：「骨頭跌錯了筍了，只要拿他扳過來就是了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」瞿太太在帳子後頭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請你先生替他扳過來就是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如果是別人家，一定要他五十塊大洋，你們這裡，打個九折罷。」瞿太太把舌頭一伸，道：「要的可不少！怎麼比外國大夫還貴？」王先生也不答腔。瞿太太又再三同他磋商。王先生道：「要我治，我得這個價錢；要省錢，可以不必請我。你們要曉得：你們老爺這條腿是值錢的，不比尋常人的腿，不要磕頭，不要請安，可以隨隨便便的。我要替他弄好，三五天就要叫他走路哩。外面有外敷的藥，裡頭有內托的藥。我這副藥。珍珠八寶，樣樣都全，但是這副藥本就得四十塊大洋。倘若只要扳好，不消上藥，也費我半點鐘工夫，至少也得五塊洋錢。」瞿太太道：「只要你扳好，不敷藥，可以不可以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，不過好得慢些。跌壞的雖是骨頭，那骨頭四面的肉就因此血不流通；血不流通，這肉豈不是同死的一樣。將來一點點都要爛的；爛過之後，還得上藥，然後去腐生新。合算起來，化的錢只有比我多些，還要耽擱日子。你們划算得來，我就依著你做。我原是無可無不可的。」瞿太太一想，四十五塊錢總嫌太多，心上思量：「且叫他把骨頭的筍頭扳進。至於藥可以不用他的，昨天我在乾外婆屋裡看見玻璃櫥裡擺著藥瓶，什麼跌打損傷藥、生肌散，樣樣都有，我只要去討點就是了，只怕還要比他的好些哩。」主意打定，便道：「好些的藥我們自己有，只要至制台衙門裡去討來。現在只要你先生替他扳准了就是了。」王先生一聽生意不成功，一來是心上不高興，二來也是他本事有限，當下不問青紅皂白，能扳不能扳，便拉住瞿耐庵的腿，看准受傷的地方，用兩只手下死力的一扳。只聽得床上啊唷的一聲，瞿耐庵早已昏暈過去了。

瞿太太正在帳子後頭，一聽這個聲響，知道不妙，立刻三步併做兩步，趕到前面，忙問：「怎的？」王先生也不打言。瞿太太鼻開帳子一眼，只見老爺已經兩眼直翻，氣息全無，頭上汗珠子的黃豆大小。瞿太太一見這個樣子，曉得是被王先生扳壞了。又見王先生拿神子卷了兩卷，把條腿夾在夾肢窩裡，想用蠻勁再把這條腿扳過來。瞿太太發急道：「先生！你快鬆手罷！再弄下去，他的腿本來不折的，倒被你一弄弄折了也論不定！如今的人還不知是活是死哩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拿老爺掐人中，渾身的揉來揉去。幸虧歇了不多一會，瞿耐庵慢慢的回醒過來，只是「啊唷啊唷」的喊痛。大家一見老爺有了活命，方始放心。

王先生受了瞿太太的埋怨，只好鬆手，站在一旁，瞪著一只眼睛在那裡呆望。好容易瞧著瞿老爺有了活氣，他又想上前去用勁。瞿太太連忙搖手道：「你快別來了！你再來來，我們老爺要送在你手裡了！叫門房裡趕緊替先生打發了馬錢，請先生回府罷。」王先生無法，只得跟了跟班的走到門房裡，替他發給了四百錢的馬錢。王先生不答應，一定要五塊洋錢，說：「我是你們請了來的，同你們太太講明白的，不下藥，單要五塊洋錢。現在是你們不要我治，並不是我不治。如今要少我的錢可不能。」門房裡人道：「你先生的本事太好，所以不請你治！老實同你說，你的本事一個錢不值！現在給你四百錢，已經有你面子了，不走做甚……」王先生一見門房裡人罵他，愈加不肯干休，賴在門房裡不肯去，說：「你們要壞我的招牌，我是要同你們拚命的！」門房裡人道：「這王八羔子不走，真個等做……」一面說，一面就伸出手來打了王先生兩拳。王先生氣急了，於是躺在地下喊地方救命。鬧的大了，上房裡都聽見了。瞿耐庵睡在床上，說道：「這種人同他鬧什麼！給他兩個錢，叫他走罷。」瞿太太道：「你有錢你給他，我可是沒有這多錢。他肯走就走，不肯走，我去到制台衙門裡去一聲說，叫首縣押著他走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自己走到外頭叫底下人趕他出去。正吵著，齊巧胡二老爺走來看瞿耐庵的病。瞿太太連忙退回上房。胡二老爺便問：「吵的什麼事？」門房裡人

說了。還是胡二老爺顧大局，走過來好勸歹勸，又在自己搭連袋裡摸了一塊洋錢給他，才肯走的。王先生臨走的時候還說：「今天若不是看你二老爺臉上，我一定同他拚一拚哩！」說完了這一句，方才揮揮衣服，辭別胡二老爺出門。

胡二老爺跟了瞿家跟班的直入內室。瞿太太仍舊躲入床後頭。胡二老爺當下便問：「大哥的腿怎麼樣了？可能好些？」瞿耐庵說不動話，只是搖頭。胡二老爺是瞿老爺的把兄弟，所以異常關切，便朝著跟班的說道：「外國大夫既不請，中國大夫又是如此，現在總得想個法子，找個妥當的人替他看看才好，總不能聽其自然。照這樣子，幾時才會好呢？我也曉得你們老爺光景，彼此至好，這二三十塊錢，就是我替他出也不打緊。」剛說到這裡，瞿太太一聽他肯出錢，便在床背後接腔道：「難得二老爺如此關切，一回一回的好意！只要外國大夫包得好，就請二老爺同了他來就是了。」胡二老爺道：「這個外國大夫在外國學堂考過，是頂頂有名的，連這個都醫不好，還做什麼大夫。而且三十塊錢要的亦並不算多。」瞿太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拜托費心了。」胡二老爺去不多時，果然同了外國大夫來，言明三十塊洋錢包醫，簽字為憑。當下就由外國大夫替他推拿了半天，也沒下甚麼藥。畢竟外國大夫本事大，當天就好了許多。前後亦只看過三次，居然慢慢的能夠行動，亦沒有做癩子。他夫婦二人自然歡喜不盡。不在話下。

單說瞿太太自從拜寶小姐做了乾娘之後，只有瞿耐庵腿痛的兩天沒有去，以後仍是天天去的。制台衙門裡亦跟寶小姐去過兩次，九姨太太亦請過他。雖不算十分親熱，在人家瞧著，已經是十二分大面子了。瞿太太便趁空先托寶小姐替他老爺謀事情，說道：「不瞞奇娘說，你女婿自從弄了這個官到省，就背了一身的空子。雖說得過幾個差使，無奈省裡花費大，所領的薪水連澆裹還不夠。現在官場的情形，只要有差使，無論大小，人家有事總要找到你，反不如沒有差使的好。現在你女婿就是吃了這個有差使的虧，所以空子越發大了。不怕你老人家笑話，照這樣子再當上兩年，還要弄得精打光呢。現在只求你老人家疼我，你老人家不疼我，更叫我找誰呢！」

一番話說得寶小姐不由不大發慈悲，特地為他到了制台衙門一趟，先把這話告訴了九姨太太。九姨太太道：「你這話很可以自己同你乾爹說。」寶小姐道：「我托乾爹這點事情，不怕他不依；然而總得拜托乾娘替我敲敲邊鼓，來得快些。」九姨太太應允。寶小姐立即跑到內簽押房逼著制台委瞿耐庵一個好缺。制台起初不答應，說：「他是有差之人，很可敷衍。現在省城裡候補的人，熬上十幾年見不著一個紅點子的都有，叫他不要貪心不足。」寶小姐一見制台不答應，登時撒嬌撒痴，因見簽押房裡無人，便一屁股坐在制台身上，一手拉著制台的耳朵，說：「乾爹！這件事我已經答應了人家，你不答應我，我還有什麼臉出去！」說著，便從懷裡掏出手帕子哭起來了。制台被他纏不過，只得應允。寶小姐一直等他應允，方才收淚，另外坐下。跟手九姨太太亦走進來，又幫著他說了兩句「敲邊敲」的話。制台自然是無可推卻，當面說定，次日見了藩台，就叫他替瞿耐庵對付一個缺，然後寶小姐走的。

原來瞿耐庵老夫婦兩個，年紀約在四十七八，一直沒有養過兒子。瞿耐庵望子心切，每逢提起沒有兒子的話，總是長吁短嘆。心上想弄小，只是怕太太，不敢出口。太太也明曉得他的意思，自己不會生養，無奈醋心太重，凡事都可商量，只有娶姨太太這句話，一直不肯放鬆。每見老爺望子心切，他總在一旁寬慰，說什麼「得子遲早有命。命中注定有兒子，早晚總會養的。某家太太五十幾歲，一樣生產。咱們兩口子究竟還沒有趕上人家的年紀，要心急做什麼呢。」瞿耐庵被他駁過幾次，雖然面子上無可說得，然而心總不死。朋友們都曉得他有懼內的毛病，說起話來，總不免拿他取笑。起先瞿耐庵還要抵賴，後來曉得的人多了，瞿耐庵也就自己承認了。

有天一個朋友請他吃飯，同桌的都是愛嫖的人。有兩個創議，說席散之後，要過江到漢口去吃花酒，今天一夜不回來。於是同席的人都答應說去，獨有瞿大老爺不響。大家無非又拿他取笑，說他怕太太，恐怕回來要罰跪。此時瞿耐庵已經吃了幾杯酒，酒蓋著臉，忽然膽子壯了起來，就說了聲「我也同去」。眾人又問他：「你這話可當真？」瞿耐庵道：「怎麼不當真！我也不過讓他些，果然怕了他好了，還做什麼男子漢大丈夫呢！」眾人見他如此，都覺稀罕。當天果然同他到漢口去玩了一夜，第二天酒醒，不覺懊悔起來，怕太太生氣。回家之後，少不得造謠言，說局子裡有公事，又有外頭解來的強盜，臬台因為他老手，特地派他審問，足足審了一夜，所以一夜未回。太太信以為真，以為臬台叫他問案乃是有面子的事情，非但不追究他，而且也甚歡喜，不過說了一句：「既然有公事，為甚麼不差人送個信回來，省得家裡等門？而且夜裡天冷，也好差人送件衣服給你。」瞿耐庵一見太太如此體貼，連忙感謝不盡。

過了十天半個月，朋友們見他吃花酒沒有事，以後就常常有人請他。起先還辭過幾次，後來曉得太太受騙，便爾膽子漸漸的大了起來，也就時常跟著朋友們走動走動了。他雖然是有家小的人，但是積威之下，只有懼怕的心，沒有歡樂的心；忽然一天到得堂子裡面，打情罵俏，骨軟筋酥，真同初世為人一般，其快樂可想而知。這時候漢口有個做窯姐的，名字叫做愛珠，姿色甚是平常，生意也不興旺。自從那日瞿耐庵破例跟著朋友吃花酒，因為他沒有局帶，有個朋友就把愛珠荐給他。愛珠生意本來清淡，好容易弄到這個孤老，豈有不巴結之理。當夜吃完了酒，其時已經不早，愛珠屢次三番要留瞿老爺住在他那裡。無奈瞿老爺一來怕有玷官箴，二來怕「河東獅吼」，足足坐了一夜。愛珠也就陪了一夜。到了第二天，過江回省，見了太太，胡造一派謠言，搪塞過去。這便是第一次破戒。這次住雖未住，然而瞿老爺心上感念愛珠相待之情，已覺得是世界上有一無二了。

（孤老：嫖客。）

後來瞿老爺時常跟著朋友們過江閑逛。人家請他吃酒，愛珠少不得也要敲他吃酒，朋友們也要他復東道。推來推去，無可推卻。使有一天，趁太太到戴公館寶小姐那裡請安，午飯之後，跟班的回來說：「太太跟著戴太太到了制台衙門裡去，留住了吃晚飯，今天恐怕不得回來，叫小的回來拿衣服。」瞿耐庵一聽大喜，曉得太太是在戴公館、制台衙門常常住的，今天決計不回，便趁這個空，偷偷開了箱子，換了一身的新衣服。齊巧這天早上領的薪水尚未交帳，便包了二十塊錢溜過江去，到得愛珠那裡。一班好玩的朋友是天天在漢口的，自然一招就到。這天瞿老爺居然擺了一台酒，自己坐了主位。愛珠坐在身旁，不時還同他咬耳朵說話。直把個瞿老爺樂得手舞足蹈，比起候補老爺忽蒙挂牌署缺，接任之後第一次升堂理事，其開心也不過如此。

這天愛珠又留他。他曉得今天太太是不回家了，便爾一口答應。這一夜，他倆要好，自不必說。愛珠在枕頭上訴說他本是好人家女兒，父母因為沒有錢用，所以才拿他賣到窯子裡來。」誰知竟是個火坑！老鴿的氣也受夠了！實實在在一天住不下去！你老爺倘若有心救我，就求你救到底！我只要出得此門，就是做丫頭亦是情願的！」說完了這兩句，不住的嗷嗷嗷的哭。瞿耐庵聽了傷心，也幫著掉眼淚。後來愛珠再三問他：「你老爺的意思到底怎麼樣……」瞿耐庵一時也回答不出；一來是愛他，二來又是可憐他，滿心滿意，想要弄他。但是一樣：太太是著名的潑辣貨，這事萬萬商量不通的。倘若瞞著他做了，將來這飢荒一定不少。因此便把念頭冷了下來。禁不住愛珠一只手偎住他的脖子，一面又臉對臉的說道：「瞿老爺，你好狠心！我如此的求你，你都不肯可憐我！你放心！我來的時候，老鴿只出二百五十塊洋錢；你如今潑出再多一半，有了五百塊，也盡夠使的了。」瞿老爺一聽五百塊錢，不禁心上又畢拍一跳，思量：「我那裡弄這五百塊洋錢呢！」當時便楞住無語，然而心上又實實捨他不得，只說：「等明天商量起來再看」，也沒有回絕他。到了次日，約摸太太尚不會回家，恰巧有位朋友在別的窯子裡約他吃酒打牌，因此也沒有過江回省。這天愛珠又頂住他問過幾次。瞿耐庵也巴不得討他，但是苦於太太不准，二來亦是款項難籌，一時無從答應。

齊巧這天請他吃酒的這位朋友，姓筮，號玄洞，是湖北著名有錢的人。論起他的錢來，也不是自己賺的，是他老人家做武官，打「長毛」，在軍營裡得來的。這兩年他老人家過世了，他自己尚在服中，就出來嫖爛賭，無論什麼朋友都肯結交，一齊拉了來吃酒。不過他天生就的另外一種脾氣，是：朋友遇有急難，問他借錢，他是是一毛不拔的；倘若是在窯子裡替婊子贖身，或者在賭台上人家借做賭本，他卻整百整千的借給人家，從來沒有回頭過。因此湖北官、幕兩途，凡是好玩的人都肯同他交結。他並且很高興著官場勢力欺壓欺壓那些烏龜王八開窯子的。

瞿耐庵曉得他這個脾氣。齊巧這天正是他請吃酒，不覺打動念頭，想好了主意，先走到筮玄洞相好家裡，問「筮老爺來了沒

有？」窯子裡人回稱：「箇老爺剛起身，在屋裡吃大煙呢。」瞿耐庵掀帘進去。箇玄洞立即起身相迎，劈口便問：「今兒晚上奉請條子接到了沒有？」瞿耐庵忙稱：「一定過來奉陪。」當下言來中語去，扳談了半天。瞿耐庵思思索索，想要說又不好直說。楞了好幾次，才走到箇玄洞身旁，附耳說了一句道：「有件事要同老哥商量。」箇玄洞見他來時，早已一手拿著煙燈坐焉洗耳恭聽，聽說有事商量，便正顏厲色的問他：「有什麼事情？」瞿耐庵又扭扭捏捏的半天，把臉漲的緋紅，說道：「不為別的，就是愛珠的事情。」箇玄洞道：「可是你要娶他？」瞿耐庵道：「老哥真真是明鑒萬里！怎麼一猜就猜著了！」說著，便把愛珠要跟他的話一五一十說了，又說：「別的都好商量，單是身價要五百塊洋錢這件事頂煩難，一時往那裡去湊！所以來同老哥斟酌斟酌。」箇玄洞道：「身價倒是小事。你是曉得我的脾氣的：無論什麼好朋友，就是親戚本家，他老子娘死了，沒有棺材睡，跪在地下問我借錢告幫，這個錢我是向來不借的：倘然有人家要討小，或是賭錢輸了，這個錢我最肯幫忙的。不過你老嫂子答應不答應？不要將來我們旁邊人都弄得沒趣！」瞿耐庵又把臉一紅道：「這個……」箇玄洞道：「這個怎麼樣？」瞿耐庵道：「等我再去斟酌斟酌看。」箇玄洞道：「斟酌好了，快約我個信。我的錢是現成的。」

瞿耐庵仍回到愛珠屋裡，拿兩只眼睛瞧著愛珠，一聲不響，呆坐了半天。愛珠又問他：「事情怎麼樣？」瞿耐庵看了半天，實在捨不得，一時色膽包天，只說得一句道：「依你辦就是了，有什麼怎麼樣！」愛珠便催他立刻叫了老鴛來在當面商量。老鴛來了，瞿耐庵吱吱了半天，臉漲紅了，還是說不清楚。幸虧愛珠自己爽爽快快的說了。老鴛先討他八百，後來磨來磨去，磨到五百五。愛珠問：「瞿老爺，怎麼樣？」瞿老爺道：「五百塊錢是有的，多了我沒處去借。」老鴛道：「瞿大老爺大福大量，何在乎這五十塊錢！」愛珠也生了氣說：「瞿老爺！為了五十塊錢，不肯救我麼？」說著就哭。瞿耐庵沒有法子，又去找箇玄洞。箇玄洞就一口答應代借五百五十塊，又說：「娶了過來，你老哥總得另外打公館。這裡洋街上西頭有我一處房子空著，你不妨就般了去先住起來。」又道：「正價雖有，零星開銷也不能省的，我討小討慣的了，還有什麼不曉得的。索性成全你倒底罷：五百五的正價，算是借項，如今再多送你兩百塊錢，就算是我的賀儀，我也不另外送了。」於是瞿耐庵感激不盡。當天就去看房子，租家伙，諸事停當，然後到窯子裡同老鴛交清楚，連夜一頂小轎把愛珠接了出來。

這天瞿耐庵一心只有新討的小老婆在心上，潑出膽子來做，早把太太丟在九霄雲外了。這一夜又沒有過江。第二天晚上，特地叫了兩席酒請眾位朋友。自然是箇玄洞首坐。席面上大家又叫局豁拳，盡情取樂。等到席散，又有十二點半了。接連瞿耐庵三夜沒有回省。他太太跟著寶小姐在制台衙門裡，恰恰亦住了三夜。

第四天太太回來，問起老爺。家人不便直回，說：「老爺在局裡辦公事，三天三夜沒有回來。」太太大動疑心，說：「他這個差使有什麼大不了的，事情，整日整夜辦不完？就是上司有什麼公事交代他辦，亦何至於連著回家睡覺的工夫都沒有了？這話我不相信！」立刻吩咐跟班：「趕快到局子裡看看老爺到底在那裡不在！」跟班心上是明白的，出來打了一個轉身，回來告訴太太說：「老爺正在局子裡忙著呢。」瞿太太是何等樣人，眼睛比鏡子還亮，早看出這跟班說的是假話，便說：「是了，替我打轎子。」跟班的只得依他。等到上了轎，請示到那裡。瞿太太說：「到局子裡看老爺去。」一句話把跟班的嚇急了，只好硬硬頭皮，跟到那裡再說。

當時一群人跟著太太的轎子一直走到局子裡。誰知局子裡聲息全無，一個鬼影子也沒有。瞿太太見了把門的，劈口就問：「瞿大老爺今天來過沒有？」把門的回道：「大老爺有四天不到這裡來了。」瞿太太回頭瞧著跟班的哼哼兩聲，嚇得跟班臉色都變了。瞿太太下轎問明白了，走到老爺素來辦公事的一間屋子裡坐下。那個跟班連忙拿雞毛撢子撢桌子上的灰塵，又忙著替太太獻茶。瞿太太道：「用不著你忙！我有話問你！」跟班的拉長了嗓子，一疊連聲的答應「者，者」，手裡還是不住的做他的事情。瞿太太看著格外生氣，又厲聲罵道：「混帳王八蛋！你說老爺在局子裡，如今到那裡去了？你替我把老爺找出來！找不出來問你要！」那個跟班的還只顧答應「者，者」，站在底下，拿兩只眼睛相著鼻子，一句別的話也沒有。太太氣極了，一迭連聲的拍桌子罵王八蛋，叫他還出老爺來。

其時同來的還有一個是本在公館廚房裡做打雜的，現在亦升作二爺了。這人姓胡，名福，最愛挑唆是非，說人壞話。瞿太太歡喜他。外頭有什麼事，都是他聽了來說，賽如耳報神一般，所以才會提升到二爺。瞿太太到局子裡下轎，他早已跑到別屋子裡向別人的二爺探問詳細，知道老爺這兩天同了朋友出城過江到漢口窯子裡玩耍，戀著不回來。他得到這信息，又如趕頭報似的，趕過來到上瞿太太跟前，彎著腰，蠟蠟螫螫的，將此情由全般托出。他說話說得旁人都不聽見，只見瞿太太面孔氣得鐵青，四肢厥冷，坐在椅子上半天說不出話來。後來想了半天，這事情非得自己親身過江到漢口，決不能掃穴擒渠。當時又問胡福：「老爺在漢口什麼人家住夜？」胡福道：「出去問過眾人，都說不曉得，橫豎到了漢口總打聽得出的。」瞿太太無奈，遂命：「打轎！你們都跟著我到漢口去！」眾人只得答應著。要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